

纪 学 著

蜜月行动

Miyue xingdong

Miyue xingdong

一位是干练英俊的年轻营长

一位是娉娉婷婷的美丽少女

在新婚之夜深情相约

.....



中国言实出版社

纪 学 ●

蜜月行动

Mi Yue Xing Dong

一位是干练英俊的年轻营长

一位是娉娉婷婷的美丽少女

在新婚之夜深情相约

.....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蜜月行动 / 纪学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6.4

ISBN 978-7-5171-1858-9

I . ①蜜… II . ①纪…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518 号

出 版 人 : 王昕朋

责任编辑 : 朱世滋

文字编辑 : 冯 雪

封面设计 :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5.25 印张

字 数 10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171-1858-9

序

纪学同志告诉我，他写了一本记叙国民党军队整编八十三师特务营于1948年起义的故事，名字叫《蜜月行动》，要我为它写个序。

写什么呢？我想了很久。

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中，确实有许多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毅然掉转枪口，走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他们或者因为兵临城下，放下屠杀过人民的武器；或者因为不满腐败的统治，抛弃黑暗走向光明；或者因为正义的召唤，投向真理的一边……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我军的热诚欢迎；起义的官兵们，也在为人民解放事业的拼杀中，起到了一份积极的作用。《蜜月行动》中所写的特务营起义，则是几位爱国的知识青年军官，在抗战胜利后不满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自发奔到解放区的。他们的举动，直到今天还可以给人这样的启示：一个爱国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

决定自己的行动。

纪学同志长期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等作品，还帮助有的老同志整理过一些革命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表现了勤奋和刻苦的精神。我希望他以后继续努力，不断进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序吧。

朴石

1987年9月

序	杨得志 1
男子汉王国里，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1
鲜红的囍字下，站着心事重重的新郎新娘	7
他没有想到，假逃跑引出真逃跑	15
洞房花烛夜，忆起当初巧遇时	23
一位不速之客前来祝贺新婚	31
平静又不平静的下午	38
请者有意，吃者无情的家宴	45
台上台下，都是在演戏	53
新房里，煤油灯光照着五个人影	61
深夜，新房里传出悲痛的哭声	68
天上的星，亮晶晶	74
金凤子，开红花，不知落在哪一家	82

带着新娘的战备行军演习	89
在接头的地方，响起了枪声	97
他大声地宣布：从现在开始	101
村庄寂静，蛐蛐的叫声柔美甜润	106
蜜月，仍在行军的路上	114
这边热情欢迎时，那边正严厉清查	127
新婚已过，爱情在时间里延长	134
后续故事	143
说明	145
再版后记	148

附录

《冀鲁豫日报》对起义和整编的报道的剪报	150
难忘的婚礼	黄幼衡 152
他们的婚礼和蜜月	159

男子汉王国里，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到处都是黄色单调的军衣，到处是黝黑汗流的面孔，到处是警惕专注的眼睛，再加上一支支闪着烤蓝幽光的钢枪，一柄柄白光灼灼的刺刀，一门门灰黑色的大炮，构成了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的氛围。这里，是一个男子汉的王国，从事着一种特殊而残酷的职业。

就在这样的地方，突然走来一个娉娉婷婷的二十二岁的美丽少女，不啻是骆驼阵里闯进一头娇柔温顺的小绵羊，鹰群里飞来一只纯洁妩媚的白天鹅，格外显眼，格外惹人注目。怪不得那一双双馋猫似的眼睛，如同闻到了鱼腥味，射出贪婪的目光，绕着她滴溜溜转来转去，总想多看上几眼。

“这女的是谁呀？”一个年少的士兵问。

“不认识？黄营长的未婚妻。”另一个年长的士兵回答说。

“还没有结婚呀？”

“这不就是来结婚的嘛！”年长的士兵看着少女，用舌尖

舔舔干裂的嘴唇，使劲咽下一口唾沫，拉着长腔说，“要当太太了。”

“好一个摩登的洋太太！”年少的士兵说着，不愿把眼光移开。

她真的太漂亮了。修长苗条的身体，紧裹在一件鲜艳的缎子单旗袍里，把全身勾勒得线条分明，更显得亭亭玉立。一头浓浓的乌云似的黑发，新近才烫过，舒展自如，似微风中不停涌动的起伏的波浪。瓜子型的脸上，两道弯弯的柳叶眉下，卧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眸子，光闪闪，水灵灵，让人想到夜空的星星，碧澄的湖水。娇嫩的脸蛋上，透出淡淡的苹果色的红润，玉石般的牙齿，薄薄的嘴唇，嘴角微微向上挑起，总是绽着笑容。她挺起丰满的胸脯走着，半高跟皮鞋，踩在泥土路面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俏丽、端庄的风姿，扰乱了这男子汉王国的单调和沉闷。

她是从师长周志道的家里走出来的。刚才，她陪着师长的太太打了几圈麻将。那个四十多岁的小脚女人，在军营里整天闲得无聊。因为原来就熟悉，听说颜竞愚来了，这位师长太太几次派人叫她去闲聊，打麻将。牌桌上，这女人一会儿对她说：“你家黄营长是个好人，在咱们整编八十三师，是最年轻有为的。”一会儿又说：“师长非常器重黄营长。”对一个即将结婚的少女来说，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未婚夫，本来应该是高兴的，可是她却不愿意听这些，也不愿意回答。心想，还用你说，他不好我还会跑来和他结婚吗？可是，表面上又不得不微笑应酬。最后，她借口要缝被子就离开了。此刻，她边走边想着心事。

几天前，她还在上海市体专的校园里。学校已经放暑假，同学们都各自回家了。她没有回湖南老家，因为放假之前她就收到了未婚夫的信，让她在上海等着，将有人来接她。同宿舍的一位也没有回家的女同学问她：

“竞愚，你怎么不回湖南？”

“我要到徐州去结婚。”

“哈！要当官太太了。”那位女同学开起了玩笑。

她的脸红了。停一会才说：“结婚后我不打算继续上学了。”

“怎么？还没结婚就想着呆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呀？女人哪女人！”

“不！……”她刚要为自己辩白，可是一想不能解释，便立即住了口，没有再说下去。

“什么时候走？”女同学问道。

“很快就走。”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她心里本来就急着，女同学的谈话使这种着急更加剧了。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她急匆匆吃过饭，就跳进了宿舍下边的游泳池，一则为了凉快，二则也想借此平静一下被焦急烧灼的心。正当她漫无目的地在水里游动着，那个女同学跑过来喊道：

“颜竞愚，有人找你！”说着做了个鬼脸。

她一听，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未婚夫派人来了，便匆忙爬出游泳池，连衣服也顾不上换，抓起一条大浴巾披在身上，就迎了出去。果然是未婚夫派来的人：副官安景修，传令班长罗少先。这两个人她都认识。

她将安景修和罗少先领进自己的住室。安景修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便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颜竞愚拆开信读了起来：

竞愚：

我已决定要走，你能不能一起走？如果能一起走，就速和安、罗一起到部队来。如果不能一起走，就把带去的钱收下，再将带去的衣服变卖成钱，赶快

离开上海，千万千万不要再留在那里了！

黄幼衡（1948年）8月7日

信写得很含糊，很简单，寥寥数语。没有缠绵的情话，没有甜蜜的亲昵，更没有漂亮的词汇。但颜竞愚一看就明白了信上说的全部意思，以及未婚夫的全部炽热情感。当她轻轻把信纸装进信封后，罗少先又递过来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两套改过的西服，她听说过这是他父亲给他的。料子比较新，显然穿的次数不多。另外还有一些钱。她把这些东西重新包好，直起身来，抬手拢一拢还湿漉漉的头发，说：

“我去！你们等两天，我准备一下就和你们一起走。”

那是多么紧张的两天！她出了服装店，再进瓷器店，又进食品店。衣服、被面、蚊帐、茶具、糖果……结婚所需的东西，很快就买齐了。最后，她又买了两盒印好的结婚请柬。结婚嘛，就得像个结婚的样子。她看着这些东西，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一个姑娘家，倒给自己办起了嫁妆！

两天后，她登上了向北的火车。别上海，经苏州，过南京，穿蚌埠……一路上，列车飞驰，车轮滚滚，她的心哟，充满着幸福、激动和不安。到达这丰县县城后，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松了一点。

八月的午后，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喷洒着炎热的威力，地面如同一块炙热的大铅板，蒸腾着热气，街旁路边的树叶，烤得卷了边。颜竞愚在一蓬小小的树荫下停住脚，躲避开毒热的阳光，边擦汗水边打量起来。

丰县城是江苏省最北部的一座县城。窄窄的街道，铺着高低不平的青石板，两旁的店铺，低矮拥杂，烟熏火燎似的。虽然照常开门，可人们都神色仓皇不安。这里住着国民党整编八十三师的师部和所属部队，街上走动的大部分是士兵和军

官，小小的县城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从这里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是解放区。因此，这里又是刀枪对峙的前线。但颜竞愚来后看到的景象并不像前线，士兵们在训练，军官们花天酒地。从表面上看，比徐州平静许多了。

那天晚上，她走出徐州火车站，因找不到当晚顺路的军车，就住进了一家旅馆。黑夜，旅馆里却不安静，人来人往，混乱嘈杂。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队员盘查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颜竞愚插上门，和衣躺在床上，透过窗子，看着外面黑黝黝的天空，心绪烦乱，久久不能入眠。当她模模糊糊刚想入睡的时候，外边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猛地一惊，下床打开了门。几个便衣队员走进屋内，大声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上海。”

“到哪里去？”

“丰县，整编八十三师特务营。”

“干什么去？”

“去结婚。”

“男的是谁”

“八十三师特务营营长黄幼衡。”

他们把颜竞愚从上到下打量一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出去。接着，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她都是这样回答的，便衣队员们也都相信了。颜竞愚以为没有事了，可以放心睡一会。可是还没等她躺下，又来了几个便衣队员，凶神恶煞地敲开了门。这一次，颜竞愚无论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最后，她拿出了结婚的请柬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走，并让其中的一个人去打电话给整编八十三师驻徐州留守处，得到证实之后才离去。

便衣队员们走后，颜竞愚真的有些害怕了：妈呀！查得这

么严这么紧！尽管连日买东西，坐火车，已经非常劳累，可是她再也没有了睡意，睁着眼等到天亮……

她离开树荫，向前走着。四处射来的目光，如同无数的钢针刺得她浑身不舒服，便加快了脚步，向已经布置好的新房走去。

远远地，那只毛色黑亮的狗向她跑了过来，到了跟前，绕着她不停地摇尾巴。用毛茸茸的身子，蹭着她的腿，伸出热乎乎的舌头，舔她的脚背，怪痒的。她知道，未婚夫喜爱狗，总是养一只带在身边。也怪，从她来到以后，这狗就对她特别亲，跑前跑后地围着她转，仿佛也知道这美丽的少女将要做自己的女主人了似的。

鲜红的囍字下，站着心事重重的新郎新娘

在丰县城里，这要算是一处最宽敞的大厅了。国民党军队整编八十三师进驻之后，这大厅便被占用了。师部的许多会议都是在这个地方开的，军官和士兵也就习惯地把这大厅叫作“礼堂”。往日，大厅内摆着一溜桌子，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像，大热天进来也感到阴森森的。只要一声“委座手谕”，就立起来一排排笔直的身躯和明晃晃的肩章。而今天，1948年8月14日的下午，这里却是另一种景象。鲜红的大“囍”字贴在正面的墙上，红光耀眼，使整个大厅里喜气洋洋。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对着“囍”字成扇形排列，新郎和新娘，站在正中间最醒目的位置。

新郎黄幼衡，二十九岁，中等个头，长方脸，宽额头，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深沉的大眼睛，鼻梁高高地隆起，嘴唇刚毅地紧闭着。从整个脸庞看，又显得清秀文雅，像个年轻英俊的书生。但他又确实是个典型的军人，一身半新的军装，长短

肥瘦都很合体，挺得笔直的身躯，再配上大盖军帽，肩头缀着的少校军衔，以及整齐的武装带，都显示着长期军旅生活和严格训练出来的规范性姿态。也许是因为天热，也许是因为兴奋，他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碎的汗珠。但仔细看去，也不难发现，那被幸福和欢喜笼罩的脸上，又有着不易为人察觉的忧思和不安。

站在新郎旁边的新娘颜竞愚，今天打扮得更加光彩照人。紫红色的绣花缎子旗袍，样式新颖大方，闪耀着迷人的色彩，显得特别有风韵。露在旗袍高领外面的雪藕一般细腻脖子，挂一串琥珀色的项链。蓬松的乌发，散着香水的气味。半高跟皮鞋擦得乌亮，与肉桂色的丝袜十分协调。红润的脸庞在囍字的辉映下更加羞怯、娇艳、妩媚。只是那低垂的娇柔的目光里，也藏着隐隐的惊惧和惶恐。

大厅内十分闷热。不一会儿，人们的脸上、身上都出了汗。门窗打开后，飞进了许多苍蝇、蚊子，嗡嗡地叫着，向人裸露在衣服外边的部分叮去，仿佛也要为婚礼增添别一种热闹。有人边拍蚊子边嘟哝：“什么时候结婚不成，偏选这种天气，也不怕热！”

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师长周志道、副师长杨荫、参谋长崔广森来了，师部各处的处长来了，师直属营的营长们也来了。现在婚礼还没开始，他们有的嬉笑打闹，淫荡的目光在新娘身上闪来闪去。有的交头接耳，低声说着粗俗的话：“没想到黄幼衡搞了个又有文化又漂亮的小娘们！”“这小子真有艳福！”“听说还是女的自己找上门的呢！”“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来了，好威风啊！”他们只顾看啊，说啊，笑啊，对于新郎和新娘的心绪不宁，都毫无察觉。

不过，有一个人还是看出来了，他就是婚礼的司仪、通信营营长邵奇萍。“这两个人有什么心事呢，在大喜的日子里神情恍惚，心事重重？”他只是在心中纳闷，嘴里却没有说出来，

更不敢去问。他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就赶忙宣布婚礼开始，要新郎、新娘向主持人、证婚人和来宾三鞠躬，然后就请主婚人讲话。

主婚人是师长周志道。这位少将师长，是江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高高的个头，长方脸盘，腰杆挺得笔直，站在距新郎不远的地方。听到司仪宣布他讲话，便沉稳地向前跨出一步，用微笑的目光扫视一遍全场，操着浓重的江西永新口音说：

“今天，特务营黄幼衡营长和颜竞愚女士举行新婚大礼，是个大喜的日子！黄营长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是党国一位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军官。颜女士相貌出众，才学高深，是一位新时期的女性。他们结婚，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珠联璧合，算得上是‘英雄配美女’啰！我本人暨我的夫人、女儿及全师官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家庭和睦，永远美满幸福！”

周志道的话，引起一片掌声。掌声一停，就有人大声喊道：“请新郎、新娘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随后是满大厅响应的声音：“对！”“赞成！”“要得！”“快说呀！”

黄幼衡笑着摆了摆手：“没有什么好说的。”

颜竞愚的脸更红了，羞涩地低下头，然而心里却像喝了蜜一样的甜。

前年冬天，她和女同学金伟离开汉口一家被服厂的子弟小学，乘船沿滚滚的长江东下。两个要好的姑娘在凛冽的江风中亲密地交谈着。



周志道

“竞愚，我们能考上大学吗？”金伟抱着颜竞愚的肩头问道。

“只要好好复习，就能考上。”颜竞愚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回答女友。

“黄营长会帮助我们吗？”

“我想一定会。”

“你怎么知道？”

“我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你忘了三年前，是他提醒我们离开虎口的。”

“可别再看错人了！”金伟也想起三年前逃离湘西虎口时的情景，话中有着无限感慨。

“不会的！”颜竞愚充满信心地说。

几天后，两个姑娘迎着农历腊月的冷风，踏着遍地皑皑的积雪，风尘仆仆地来到苏北盐城，找到了黄幼衡。

两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突然出现在面前，使黄幼衡这位勇武的军官感到非常惊愕。虽然三年前有过一面之识，以后也通过信，但他认为那只不过是战乱中偶然的萍水相逢，并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一见面他就问：“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想请你帮助我们复习考大学。”姑娘们天真爽朗地说。

这以后，她们一起暂住在特务营里，有空就来找黄幼衡说话。一天，颜竞愚单独找到黄幼衡说：“你帮助金伟找个丈夫吧。”

“好吧！”黄幼衡答应着，在心里迅速数了一遍他熟悉的没结婚的军官，说：“炮兵营长赵炳兴怎么样？”接着介绍了赵炳兴的情况。颜竞愚听完黄幼衡的介绍，说：“我看挺合适的！”晚上，颜竞愚和金伟一说，金伟就同意了。赵炳兴也很愿意。

金伟和赵炳兴结婚之后，只剩下颜竞愚一个人。她感到很孤单，来找黄幼衡的次数更多了。黄幼衡没有时间的时候，她就和黄幼衡养的那条黑缎子般的机警的狗一起玩。逗着狗仔在雪地打